



老天井

□黎強

老城的老天井，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院子里的邻居，真的就像一家人似的。

天井小院里住着十来户人家，彼此熟稔而亲切。老水井、老磨子、老窗子、老瓦片以及海棠花、黄葛树、兰花草在小院里安静着，也繁盛着。二胡扬琴的声音、划拳行令的声音、锅碗瓢盆的声音，飘来荡去，不绝于耳。

天井小院大门亮铮铮的一对铁门环，挂在铁质老虎头或铜质麒麟头的嘴上，民间说法或是驱恶压邪，或是纳福呈祥，在厚重的朱红大门上，老虎很有威仪感，麒麟很有亲近感。院子里几个发小最喜欢拉着门环，摆一些他们才懂的龙门阵，笑着、乐着、疯着。有时也安静得出奇，在高高的石门槛上排排坐，谁也不说一句话，盯着黄葛树上那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门柱是青石圆拱的，两边刻有对联，门上方刻有横批，庄重大方，书卷气十足，一看就知道这方院子是有文化底蕴的。院子围墙是烧制青砖垒砌后用白灰勾缝的，上部作为墙围的花窗，花鸟虫鱼栩栩如生，平添了院子的古朴深邃之风。

钟二爷爱穿一件洗得发白但从来看不到褶皱的“对襟子”浅蓝色布衣，夏天端一把油亮亮的竹躺椅在天井旁，摇着大蒲扇静坐，旁边摆放的小竹凳上是泡得醇香的沱茶和一根水烟筒。闭目养神间哼着川戏调调，很是闲适。娃儿们总是趁钟二爷不注意，去扯他长长的白胡子。被弄疼的钟二爷一个激灵从躺椅上跃起，怒目圆睁，嘴里“嗷嗷”叫着，却又吼出的是京腔《定军山》的叫板。娃儿们“轰”地散开，躲在天井里的圆木柱子背后，嘻嘻哈哈笑着扮着鬼脸儿，翻着白眼儿。娃儿们知道，钟二爷点都不凶，像个快乐神仙。

潘叔是天井小院里的灵魂人物。左邻右舍时不时围坐在潘叔家门口，听他从外面带回来的小道消息和坊间传闻。说得精彩处，潘叔站起来手舞足蹈，像街口拐角处那个讲评书的老先生。当然，潘叔的小道消息和坊间传闻，也可能是他道听途说再来点添油加醋。只不过，小院里的人家都信他这包药。谁家请喝二两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潘叔。因为，有潘叔在，热闹，不用加菜，就可以“龙门阵下酒”。

喜欢搬罾捕鱼的“蛮牛叔叔”姓曹，膀大腰圆，满脸络腮胡子，院子里的娃儿有点怕他的。可每当“蛮牛叔叔”带着一大竹筐的渔获河鲜回到天井小院，娃儿们还是一窝蜂撵过去，冲着倒进大瓷盆的鱼虾指指点点，好不高兴，俨然忘记了依然不动声色坐在娃儿们背后抽烟的“蛮牛叔叔”。忽然，发小二娃惊抓地叫唤起来，手一抬，一只足有半斤重的河蟹死死夹在二娃的嫩指尖上。原来，二娃不睬事儿，去戏弄盆中的河蟹，不料反被河蟹来了个反制。“蛮牛叔叔”开腔了：“迁翻嘛，迁翻嘛，遭了呀！来，让我看看手有事儿没得”。几乎是踩着饭点，只见“蛮牛叔叔”把油炸好的河鲜，挨家挨户给娃儿们送来。还是那副不多言不多语的样子，此时却显得很亲切、很随和。

向姑婆窗下的黄楠兰长势喜人，娃儿们不知天高地厚，把刚刚发芽的黄楠兰花苞弄得七零八落，气得向姑婆提起扫把把娃儿们追着跑。可一听哪家的娃儿因为黄楠兰的“恶作剧”吃了黄荆棍儿，又忙不迭上门劝阻，被被父母教训得哭兮兮的娃儿急忙揽到自己怀里，替娃儿揩去泪水。

老天井小院要拆除了，各家各户很是失落，全都闷起不开腔，在小院里东看看西瞧瞧，这摸摸那拍拍，心里那个舍不得哟，一提起就掉眼泪花儿。还是皮鞋匠况老五提议“不晓得哪天老邻居才能聚到一起了，一起吃顿饭吧”。聚餐那夜，大人们吃得先笑后哭，说得掏心掏肺、眼泪婆娑的。末了，又倒一杯老白干“咣当”碰一下，扬起脖子就干了，舌头都将不直地说“老哥们儿，今后多联系哈，不要忘了天井小院的日子哟”。

说罢，拍拍邻居的肩膀，迈着醉步回家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村庄的封面

□董运生

一个村庄如同一本书，人们聚居于此，以生活谱写不同的历史和故事。村庄是有封面的，村庄的封面是一个村子的地标，亦是一个村庄的精气神，一棵树，一块大石头，甚或一座建筑，都可以成为村庄的封面。提起某个村庄，家乡的人们常会说，过了桥或过了大柿子树就进村了，路两旁长满辛夷树的庄子就是。时光不居，村庄的封面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或改版。

老家名田庄，从名字就不难看出此地原来当是田姓人居住之所。据老辈人讲，董家先祖子英公到此落户时，是清雍正年间。子英公逃荒至此，不过只身一人外加一副担子，山高林密，狼虫出没，可谓筚路蓝缕。历经三百余年，董氏宗族已发展到三百余口，除大部分世居于此，亦有少部分于台湾、福建、河北、重庆等地定居。

我记事以来，村庄的封面改过三次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有人问田庄，回答的人多说过了庄口南场的柿子树就到了。场是打麦场，里面堆了一垛垛的麦秸，这是冬春时节的牛饲料，当时几乎家家养牛耕田，少的一两头，多的三四头。沿八里坡到乡场的这几十个村子，打麦场不下百十个，但路边又有一棵大柿子树的，田庄是头一份儿，故而辨识度极高。柿子是灯笼柿子，俗称“红灯笼”。人们于乡野劳作，也于柿子树下休息，柿子树见证了人们的离合悲欢，也以一个个小红灯笼迫切期待着美好生活的到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于山根水源处的乡亲们，也许有过“行到水穷处，坐看风云起”的闲适与自得，但更多的时候是土里刨食的艰辛与苦难，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摔到土坷垃上成八瓣。据奶奶讲，我们这一支到我们这一辈，已经七辈没有出过读书人了，基本上都是和锄头、犁子打交道，我曾祖母还曾于民国时期带着二爷爷讨过十几年的饭。我记事时，温饱虽已基本解决，但纯白馒头、新衣服还是奢侈品。生活不息，奋斗不止，乡亲们改变村庄落后面貌的决心和行动从未改变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要想富多栽树”口号的引领下，乡亲们于房前屋后、山间田畔广种辛夷树。辛夷又名木兰、木笔等，是我国特有的具有药用与观赏价值的乔木。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留有一首题为《辛夷坞》的名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花洁白淡雅，其花语是高贵的爱意。

辛夷不仅是乡亲们的经济支柱，也在美化家园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授予其“村树”与“村花”的称号想来是颇为恰当的。辛夷树一天天长大，乡亲们的腰包也一天天鼓了起来，早期的“万元户”、骑摩托车的、盖楼房的，不少是种植辛夷的大户。2000年以后，再有人问田庄，回答者多会说，“庄上有楼房，路两边有辛夷树，树下头有好几个摊子打牌的老年人那个庄就是”。将老年人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分工的重大调整，也是农村生活的重大变化。至此，村庄的封面由南场和柿子树变成了楼房和辛夷树，由点变成了面或者片。

近十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我虽于异乡工作，但每年都会回乡一两次，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电、气早已替代了柴草，车子越来越多，部分还是新能源汽车，村子里自发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还集资修起了文化广场。但要最大的变化，还得是村庄封面的改版。去年，乡亲们集资，于村北、村南修了两座新式拱门，门口各摆了一对石狮子，树了一面五星红旗。无论是石狮子旁石头上刻的“董家大院”，还是拱门上的“幸福田庄”，甚或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都可以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村庄新改的这个封面，绝对的高端、大气、有格局。走得再远，我们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兴盛，也离不开一辈辈人的艰辛努力。乡亲们于旗杆对面立了一块碑，碑上简要记载了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移民以来的历史，以及世代相传的村规族约。乡亲们重面子，更重里子。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事务也日益得到重视，有事群策群力，村庄道路干净，垃圾分类处理，鱼虾休养生息，和谐发展已成为村庄生活的主旋律。

村庄的封面在变，村庄的色彩也随之变化。南场与柿子树为田庄封面的时候，村庄是黄色的，土黄土黄的，黄泥地、黄泥墙、黄草顶，还有不少面黄肌瘦的乡亲。种了辛夷树后，树一天天地长大，乡亲们生活一天天向好，灰蓝色变成了村庄的主色调。灰色的水泥路、蓝色的砖墙、灰色的瓦顶。近十来年，村庄的颜色更加多彩了，水泥路变成了柏油路，不少房屋外墙都贴上了白色的瓷砖或刷成了浅灰，古朴中散发着一抹淡雅。

村庄的封面在变，写村庄故事的人也在变。我记事时，唱主角的是广字辈的曾祖辈和长门玉字辈的祖辈，他们在农耕中守望家园、延续生命，我至今还记得孩童时他们手指抚摸我脸庞的粗粝感。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躺在向阳坡或翠柏环绕的祖坟里，逢年过节时享受着子孙们的慎终追远。2000年以后，庄子里挑大梁的，已变成了后起的玉字辈祖辈和红字辈的父辈，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打工走过南闯过北，有见识，也有改变乡村面貌的决心和毅力，村庄在他们手里，开始了向有余之路的蝶变。而今，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拖着鼻涕的运字辈逐渐走上了村庄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思路越来越活泛，道路也越来越宽广，小康之路上的音符正一个个在他们手中奏响。

时代前行，生活不息，村庄的封面也许还要改版，但无论如何改变，我们始终相信，每一次改版都是一次华丽转身，每一次改版都是螺旋上升曲线上的浓重一点。

(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师)



能懂的诗

秋登谢朓楼

□李光辉

不早不晚
就在立秋这一天
我来到了陵阳山
登上了谢朓楼

四周的树木
经过历史的风雨
已经长得很高了
把谢朓楼掩映其中

四周的楼房
经过多年的改造
已经建得很高了
把谢朓楼环绕其中

曾经的高斋
竟然变得这般矮小
大大地出乎了
我之前的意料

登临阁楼上
我看不到两水
也看不到双桥
更看不到敬亭山

伫立树荫下
我看到了谢玄晖
凭栏吟诵的身影

依旧是那么高大
流连台地上
我看到了李太白
临风怀想的身影
依旧是那么高大

徘徊檐角下
我看到了自己
虽然略通文墨
却也是一个井底之蛙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处暑歌(外一首) □谭岷江

在远山的晨光里，秋雨隐约落了下来
暑热正被我们送到长亭外，古道边

就像一个万分讨厌的人即将离去
我的别愁还是止不住溢了出来

时光必将越来越凉爽，凉到深处
我们终将被严寒和霜雪织进网里

蝉鸣消匿，有的人从此人间走失
春暖花开，更多的人又将行跑人间

山那边

山那边，是山
是湖北省活龙坪乡
无数人的血液，和我同出一脉

祈盼年年丰收

他们的先人从时间走到空间
从咸丰年间出发，最终落籍咸丰县

从江南岸活水村出发
到达大山深处活龙坪
从一个活，走向另一个活

翻越方斗山和七曜山
他们蹚过许多条溪河
族谱里，刻写着许多家乡的地名

沿路撒下星光般的族人
一个人便是一座小小村庄
将村庄连起来，就是回家的大路

看啊，我们活着的字辈多么一致
“人善传芳，长逢泰运”
人类的希望一直这么大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